

海得拉巴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2016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 爱尔兰标准时间 13:30 时至 15:00 时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市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请尽快就座。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在等史蒂夫 (Steve)。他一会儿就到。他刚刚参加了一场会议。这是董事会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的传统会议。我想你们想要从企业社群的问题开始。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欢迎大家来参加会议，请提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就开始，同时等董事会慢慢到来。好的。请讲。

克里斯·威尔逊

(CHRIS WILSON):

谢谢，马库斯。我是克里斯·威尔逊。我是企业社群的主席，和我一起的还有政策部门副主席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以及财务和外展部门副主席吉姆森·乌鲁弗耶 (Jimson Olufuye)。

简单说一下流程问题，习惯上，每个选区有 30 分钟时间提出其所在选区的意见和看法。我们选择从每段划分的时间中留出五分钟，最后利用总共 15 分钟让 CSG 提供其对特定问题的集体观点。我只是想让董事会知道我们现在的运作方式。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从 BC 开始提出 BC 相关问题，接着是 IPC，然后是 ISPCP。

从 BC 的观点看，我们实际上是回答问题 — 关于这次会议，我们关注和担忧的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董事会在准备今天的会议时向 CSG 提出的问题相吻合的。来自董事会的第 1 个问题是：关于完成移交工作，我们、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可以做什么？我认为“移交”是指 IANA 移交。

第二个问题，要提高对我们所做事情的信任和信心，我们、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需要做什么？

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问题属于这两个类别。所以我们认为最好是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并利用我们的时间通过特定视角深入探讨一些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移交以及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可以做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们很多人都知道，BC 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工作阶段 1 以及为准备 CCWG 报告和问责制报告而完成的工作中。毫无意外，我们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工作阶段 2 活动中。刚好我担任工作阶段 2 透明度分组的联合报告员，我知道其他 BC 成员也有参与。史蒂夫是 SO/AC 问责制分组的联合报告员。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要求董事会做出承诺，因为投入到工作阶段 1 中的时间、注意力、精力以及董事会的参与也可以投入到工作阶段 2 中。当然，我们在移交前的马拉喀什会议上已经提出了这一点，工作阶段 2 的工作与工作阶段 1 同样重

要。工作阶段 1 使我们获得了今天已有的成果，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于董事会今天做出的有关他们在工作阶段 1 中的参与度和投入的精力可以用于工作阶段 2 的承诺，我们表示欢迎。我想我就暂时说到这儿。在我转到其他问题之前，如果有人想要发表意见，我很乐意那样做。

史蒂夫·克罗克：

可能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更直接地参与到其中，但我想说与工作阶段 2 有关的两件事。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确保工作阶段 2 不会被降低到次要地位，被忽略和延期等等。我们不希望情况是这样，原因有很多。我们想要工作阶段 2 取得成功。如果失败，那将会完全破坏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和社群的可信度。将其搁置实在令人烦恼。

我想在那方面我们的意见是统一的。问题是讨论和分配资源，是获得关注。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它像工作阶段 1 那样代价高昂和耗费一切。所以开支额不能不受限制。我们已经进行过那方面的讨论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成本控制和人员参与，那不是随便的事。我想我们在非常认真地对待，关于完成工作和确保流程受到控制这两方面，以便不会消耗全部资源、时间和注意力，我们还要做其他事，我们可以回去完成固定工作。

还有其他人要对此发表意见吗？好的。

继续。

克里斯·威尔逊：

谢谢，史蒂夫。那是第一个问题。

转到董事会的第二个问题上，要提高对我们所做事情的信心和信任，我们、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需要做什么？

我想我们从董事会的主题来看。在某些方面，它是与工作阶段 2 活动吻合的。但我认为它也涉及工作阶段 2 职权范围之外的努力。

特别是，BC — 坦白说我认为更广泛的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和这个社群中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AC 和 SO 都非常关心合同合规问题。我们认为核心是由 ICANN 来签订和执行合同。大家对 ICANN 合规办公室的工作效率普遍不满，对我们更好地了解合规办公室内部的决策方式所需的透明度也有不满。

当然，我们显然知道会发生变化，2017 年有新的人来担任那个职位。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雇佣可能是我们为 ICANN 所做的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它关乎 ICANN 工作的核心。

作为企业社群，我们肯定对减少 DNS 滥用存在很多疑虑，例如在新 gTLD 和其他 gTLD 方面。对于参加了昨天的 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关于减少 DNS 滥用的高度关注主题讨论的人来说，我们来自 Facebook 的一位 BC 成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关于合规办公室存在不足的原因、程度以及相关反应。

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董事会、CEO、员工真正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该问题上，真正地与我们、一般会员社群和企业社群合

作，找到改进办公效率的方法、改进使用的衡量标准并提高决策方式和决策原因的透明度。因为目前担心存在暗箱操作。

其中一些担忧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并不陌生。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提出。我们也在其他场合中提出过。但我们现在是在移交后的阶段，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合规变更更加重要。我想指明这个。

欢迎发表意见，如果董事会成员没有即时提出意见，我将继续讨论其他几个事情。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让我来简单发表一下意见，或许跃然 (Goran) 也有要说的。关于合规问题我们听到了很多意见，那明显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出于您所说的所有原因。讨论中的其中一个一般类型主题是有多少问题是大家都同意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或者在第二步完成，但透明度不够明显，关于应该做什么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人说这是滥用，而其他人说这不是您的问题，是言论自由诸如此类的事。我不想深究细节。我只是提出问题。

如果能达成共识，即使只对我们不同意的事和同意不会通过的事达成共识，那就好了。

跃然，您想谈谈下一步的合规职能吗？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刚刚转过身去问艾伦 (Allen)，您会怎么做？他说我会炒了他。

[笑声]

艾伦·葛洛根

(Allen Grogan): 不能炒我。我认输。

马跃然: 是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公布替代艾伦继续完成的工作的人。那差不多就是我能说的。更具体的情况，不知道艾伦是否想要说点什么。他好像没问题。但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正在聘用新的替代人选。谢谢。

克里斯·威尔逊: 谢谢。史蒂夫，就像您说的，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肯定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但一般来说，当就需要执行什么和不执行什么达成共识时，我们仍然希望能看到那方面有所改进，并期待与你们进一步讨论，当然还要与下一位合规管合作并共同改进该流程。

或许有点扯远了，当然，关于透明度，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好、更有意义的数据和更好的 DNS 衡量标准。我想我们在努力获得更好的理解，特别是随着新 gTLD 的推出和预期可能进行的第二轮次 — 作为商业用户、消费者和互联网用户，我们

有点被蒙在鼓里，不知道 DNS 有多健全和我们在哪儿。关于这一点，ICANN 方面传来了很多好消息。但我们没有看到坏消息。在那点上我们需要改进。

显然有审核小组、CCT RT，还有其他参与。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ICANN 收集或未收集的数据，根据情况而定。我想我们希望看到有所改进。我们希望能够确定优先顺序，不仅仅是收集更多数据，而是更好地公布该数据。

我认为这涉及到更广泛的概念。当然，我们是作为 ICANN 社群内部稍有名气的人发言的。我们有一些人在这里的时间比其他人要长。我不敢保证说我已经是个社群中的资深人士了。但我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也有很多新成员，我们也努力面向很多新成员进行外展，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企业还没有参与 ICANN，可能是不知道 ICANN 真的存在或它是做什么的。如果我们有关于 DNS 的数据以及其他数据表明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就更容易说服他们 ICANN 很重要。我认为在那方面可能是一个挑战。或许我将请吉姆森来谈谈那是如何与外展职能相吻合的。

吉姆森·乌鲁弗耶：

谢谢你，克里斯。大家下午好。我是吉姆森·乌鲁弗耶。

我们进行了很多外展，但还需要进行更多。透明度问题非常重要。当我们必须报告事实、数据和更多细节（听不清）时，人

们需要真正地了解我们在做的事。这是在移交后阶段我们需要继续推崇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

在非洲地区，在移交的整个过程中，人们无法相信移交会发生。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需要联结更多人。所以，在我们向公众公布的数据中需要更多透明度和更多清晰度。谢谢。

克里斯·威尔逊：

让我们有请史蒂夫来举例谈一下。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来自 BC。关于所收集的数据，通常需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流程才能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数据和需要这些数据的原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前 CEO 任职期间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流程，称为 gTLD 市场健康指数。该流程允许发布意见，但它是完全由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2013 年访问达沃斯驱动的。在与达沃斯的同事交谈时，他们不知道 ICANN 是什么，也不知道法迪是谁。我记得他飞回洛杉矶，闭会期间我们都在那儿。他说，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以提高对 DNS 行业和 ICANN 所做的事的认识。

那为 DNS 行业形成了一点支持概念，而且市场健康指数这个概念是一系列衡量标准，可用于评估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有多广泛。有很多衡量标准对于展示 DNS 行业的发展和广度非常有用。

但没有足够的衡量标准来帮助我们评估健康市场的不健康部分，对于这个概念我们有很多滥用投诉，解决和未解决的投诉。换句话说，该行业中法迪不想谈论的部分是需要提高声誉的。为了了解声誉方面的缺陷，ICANN 甚至进行了调查。

自上而下的举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gTLD 市场健康指数受到仍在促进 DNS 行业这一 ICANN 使命的主题下工作的员工的驱动，而促进 DNS 行业是 ICANN 的使命之一。但 ICANN 的真正使命是通过利用对签约方的影响力来服务于注册人和最终用户。

我们在尝试证明，如果市场健康指数可以被广泛地扩大到包括定期、现实、可验证和可信的统计数据（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它就可以被保留，这样我们就拥有了解要改进的方面所需的数据。

如果无法通过这个 gTLD 市场健康指数来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将它废弃，并重新从社群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流程开始，这样工作组、跨社群工作组就可以决定如何做。这可以包括 ccTLD，因为那是为全球的注册人和用户服务中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我们做得对，我们将形成所需的衡量标准，作为回应，员工可以每隔几天就公布这些衡量标准。

所以我想请大家注意，因为它是先前任期内的遗留物，对我们来说，要提高这个市场健康指数以便在报告 ccTLD 时同时显示健康和不健康的方面，这也许可能也或许不可能。

史蒂夫·克罗克： 有请布鲁斯 (Bruce)。阿莎 (Asha) 也举手了。但是布鲁斯先举手的。

布鲁斯·托金： 是的，史蒂夫，我只想谈一下数据主题，在《义务确认书》中我们向美国政府承诺的其中一件事是竞争和消费者信任审核。大家知道，在审核中，GNSO 内部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作组负责确定该审核需要收集哪些数据。你们就在这个工作组中，是的。

我想那就是正确的方法。之后，ICANN 已委托外部机构来收集数据。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管收集了什么数据基本上都是由社群拥有，应该公开。

然后我意识到，显然有一组数据是在该审核之前收集的。几天前该审核小组的成员向大家作了简报，他们说他们的其中一个建议是收集其他方面的一些数据。

我想建议的是，为什么不与 GNSO 中的不同选区合作，并带回你们认为应该收集的数据。我知道跃然告诉过我们当时 ICANN 编制了差不多 400 份包含数据的报告。

在任何组织中，都会有成千上万份报告。不久后您会发现大多数报告从来没有被读过。这通常会花费很大的代价。实际上，仅仅是编制审核报告的费用就有数百万美元。

我认为重要的是确定优先顺序。如果 GNSO 可以提出一个优先列表，上面列出我们想要收集的十条信息，持续跟踪将为政策制定流程提供信息，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 GNSO 举措。

克里斯·威尔逊：

让我快速地说一下，布鲁斯，有时候没有读这些报告是因为它们不容易被找到或不容易被理解。我想或许可以进入另一个核心问题，关于可用性和可理解性，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 — 不仅仅对于熟知这一点的我们，而且还有那些不熟知的人。我认为那也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收集数据和使更广泛的社群可以理解和获得数据是差不多的。所以...

史蒂夫·戴尔边科：

布鲁斯，我们将承诺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生成我们需要的数据。但我们需要各位保证，员工驱动的 gTLD 市场健康指数，他们将接受社群的要求，即使统计数据不可能总是正面地反映市场的健康状况。换句话说，gTLD 市场健康指数不是自下而上的流程。我们没有能力获得社群更广泛地寻找的数据。

布鲁斯·托金：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但在流程范围内，他们在竭尽全力为社群提供信息。你们说有一些遗漏的信息。为什么不明确一点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旦社群提出了一组他们想要的衡量标准员工就不遵守了呢。为什么不假设他们会遵守呢，因为这听

起来像是你们假设他们不会遵守。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出发点。组织是在社群的指示下工作的。你们提出你们需要的东西。我们显然会提供可能的预算，如果收集数据要花费 1 亿美元，那可能会注入预算流程。但假定将会花费几百万，那可能是预算行项目并会反馈给社群，如果不同意预算可以进行否决。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流程。提出衡量标准，组织将确定收集数据的费用。费用将体现在预算中。你们审核预算。董事会批准预算。完成。

史蒂夫·克罗克：

综合他所说的和听到的所有发言，你们非常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这一点 — 法迪所委托的事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即提高对达沃斯同事的透明度，然而还有其他目的。我认为另一个目的是收集统计数据，以便将收集的数字与你们试图达到的数字联系起来。不考虑问题是什么，只要求明确，那也定义了好的概念。即使数字不好，至少我们知道改进的方向。阿莎一直在耐心地等待。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谢谢，史蒂夫。我想回到 — 我是阿莎·合美嘉妮。我想回到克里斯之前提到的，关于参与和让更多企业加入。可以简要地概述一下你们的外展计划吗，关于让美国和欧洲外的企业成为 B.C 的成员。谢谢。

克里斯·威尔逊： 我认为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想我应该趁此机会对克里斯·蒙蒂尼 (Chris Mondini) 要求其他人在这方面所做的繁重工作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一直与我们合作以尝试联系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坦白地说，我知道吉姆森可能会更具体地谈到，因为吉姆森代表 BC 在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地方进行了一些很好的外展，或许我将给吉姆森 30 秒的时间，因为没有时间了。吉姆森，只有 30 秒，如果您想说的话，不然我们要推迟了。

吉姆森·乌鲁弗耶： 好的，我是吉姆森。很快地说一下，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持续改进。所以我们将继续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改进这一方面。谢谢。

克里斯·威尔逊： 我们这边没有时间了，我们将把时间交给 IPC。非常感谢大家听取我们的发言。谢谢。

格雷格·沙坦

(GREG SHATAN): 谢谢。我是格雷格·沙坦，IPC 的主席，和我一起发言的还有我的同事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Kiran Malancharuvil)、维姬·谢克勒 (VICKY SHECKLER) 和保罗·麦克格雷迪 (Paul McGrady)。他们正向讨论桌走来。有点引人注目。

我们要开始了。首先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董事会，然后我们将回答你们的问题，包括最初向我们公布的问题。我想说我们的问题与你们的问题之间贯穿着一个总体的主题，即信任、信心和问责制，特别是在 ICANN 的这个新的移交后阶段。

第一个问题回到知识产权选区章程上。首先，— 我的电脑关闭了。我喜欢科技。经过董事会批准的 IPC 使命宣言（即我们的章程）包括就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向 GNSO 和 ICANN 董事会提供及时的专家建议”，“特别是与 DNS 接合时”。在董事会看来，IPC 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就我们的成员所专长的 IP 问题向董事会提供建议？作为跟进，董事会如何在它们内部通知今天的这些问题？需要指出方式 — 在履行我们章程中的全部使命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你们的意见。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我没有完全理解您想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布鲁斯·托金： 简单来说，史蒂夫，问题是董事会是如何知晓知识产权问题的？

史蒂夫·克罗克： 有请格雷格告诉我们。

发言人（姓名不详）： 这是我的理解。

格雷格·沙坦： 或许在理想的情况下。或至少在我的观念世界里。

史蒂夫·克罗克： 不，在现实世界中。

格雷格·沙坦： 实质上问题是，IPC 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实施规定我们应该向董事会提供有关 IP 的及时专家建议和我们应该代表 IP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的哪一部分章程。

马库斯·库墨： 抱歉，我是非缔约方机构推选的董事会成员。我很愿意作为沟通的管道。我的简单建议是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如果有问题，让我们坐在一起谈一谈，然后我会将相关情况传达给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提到这一点，坐在第一排的史蒂夫实际上已经这样做过了。他向贝基 (Becky)、布鲁斯和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谈论了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常识性方法。现在，我们是否需要 —

发言人（姓名不详）： （关掉麦克风）。

马库斯·库墨： 坐在前排的哪一位。我说的的确是史蒂夫·梅塔利茨 (Steve Metalitz)。很抱歉。所以不需要。但如果您认为需要更有条理或更正式，让我们来谈一谈。

格雷格·沙坦： 谢谢。我是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格雷格。我只有一个问题。我想梳理片刻。您是否暗示可能存在冲突，因为您提到两项建议，还提到了代表利益。您是否暗示有时候实际上可能存在冲突，并不一定是某个项目？

格雷格·沙坦： 依我看没有冲突，但我知道有时候要理解或将二者分开有多难。我们想要做的是，尝试确定如何能够更全面地以更有条理的方式履行章程的这部分，即我们应该提供及时的专家建议同时确保提供建议与更多地代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间没有混淆。

史蒂夫·克罗克： 接着你们所说的，格雷格，我们有其他小组，正式组建的咨询委员会，他们有类似的情况。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就安全和稳定问题提供及时的建议，他们编写文件并将其标明为建议文件然后发送给我们，我们注意这些建议并做出回应。我没看到知识产权选区有任何阻碍来做相同的事。至少在我看来，重要

的并不是你们是 SO 中与咨询委员会截然相反的一个选区，常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予以重视。

格雷格·沙坦：

谢谢，史蒂夫。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是 IPC 的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来自 MarkMonitor。我非常赞成马库斯关于接收 IPC 成员的通信并将此作为向你们自己报告的一种方式的答案，但我认为在很多方面，说明 IPC 成员的一些担忧，他们并不一定对董事会如何通知自己有关 IP 的事项有差不多的联系和透明度。那是我们常常觉得需要有关如何向你们报告的更加正式的结构的原因所在，虽然我赞同史蒂夫·梅塔利茨的观点，我不是批判他写的任何东西，我们想要确保有一个更加正式的结构。我们很多人都认为缺乏这样一个结构，我们非常高兴听到你们愿意就此与我们合作。

史蒂夫·克罗克：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但当我有幸担任 SSAC（即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时，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写报告、简单地加上编号、日期等等，不久之后在我到董事会任职后我发现自己被质问了，我想因为我是主席，一般会员同事责备我说为什么不关注我们的建议。大家知道，我们将材料发送给你们了。这让人哑口无言，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基

本上都以这一个想法为基础的。为什么你们不加上编号发送给我们。你们可以那样做，实际上那会改变信件的状态，将它存档起来，我们现在有一个跟踪系统，可以跟踪我们回复建议的状态等等。

发言人（姓名不详）： （关掉麦克风）。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

布鲁斯·托金： 我刚刚在看 IPC 网站。实际上我看到网站上有一个板块记录了所有公众意见。但我建议你们也看一下 SSAC 网站和 RSSAC 网站，因为正如史蒂夫所说，我们显然征集了公众意见，反应非常激烈。大家知道，我们在回应最近的问题。不过，你们将在 RSSAC 和 SSAC 网站上看到旨在解决更长期的问题的文件。例如，在知识产权界可能有趣的一件事是最新的法律动向。ICANN 可能需要知道哪些国家/地区出台了哪些新法律，商标法是否进行过任何重大变更。一个简单的备忘录可能会很有用。近期跃然为董事会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针对新的复杂主题提供一个记分卡，实际上就是在半张纸上写明这是主要问题和这是对你们的影响。就是那种格式，就像是一页纸。这与你们非常相似 — 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企业环境中工作。针对一

些新的法律动向，你们会向董事会提供什么样的简报？大家知道，董事会不会读 100 页的文件，但如果提供一页纸说明这是新的知识产权法及其对互联网标识符的可能影响。那可能会有用。然后你们可以将这些内容记录在网站上，像史蒂夫所说的那样，标明文件 1、文件 2，并随时进行更新。

格雷格·沙坦：

谢谢布鲁斯，也谢谢史蒂夫。虽然这些是常识，但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建立另一种容易与 IPC 区分的通信类型的非常好的路线图。我们已就此进行了对话，不过我们还有其他问题。接下来我将把麦克风交给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提出第二个问题。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大家好，我是基兰·马伦查鲁维尔。董事会是否认为组织在其当前的结构和参与者参与的情况下能够全面代表 ICANN 所服务的公众并通过协调 DNS 资源实现完全多样化？如果是，如何证明？如果不是，ICANN 需要以何种方式发展，以确保在其治理范围内适当地代表全球利益相关方社群？大家可能记得，我在马拉喀什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个相同的问题。期待大家发表意见。

史蒂夫·克罗克： 你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表明立场然后对这个立场进行辩护。我不会那样做。你们来吧。告诉我们不一致之处在哪儿，哪些方面一致，然后我们进行有趣的讨论。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老实说，我不完全确定没有提过。实际上，马拉喀什会议上有几个关于增加多样性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女性参与的问题。我还没有听到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具体问题的任何最新情况。如果你要求我们就如何能够更全面地代表公众并鼓励提高 ICANN 社群中的多样性提出一个列表并起草一份文件，我们肯定会再做一次的，我们继续。

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 非常感谢。露丝薇斯·范德朗。我想这是一个对董事会和整个社群都很重要的问题。我是工作阶段 2 多样性分组的董事会联络人。准确地说，讨论的核心是我们如何能够让组织更加多样化，显然那包括性别多样化，也包括地理和语言文化多样化，还有利益相关方资历背景多样化，所以不会只有律师或只有工程师等等。挑战事实上是针对社群的所有部分的，当然 ICANN 组织和 ICANN 社群要做他们可以做的事。在 ICANN 员工组织和董事会内部，我们开始确保我们有事实和数据。我们有所有数据可用，谁出席了会议、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性

别、他们是否想要表明身份等等。我认为聚焦事实和数字很重要，那样我们就能知道欠缺的方面。为了鼓励更多多样性（这正好是分组在处理的问题），将需要采取很多步骤。例如，如果我们认为领导中的多样性不够，领导下面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多样性。这不是董事会可以强加给社群的东西。董事会的组成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但却很重要，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解决。谢谢。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我可以对发言人提一个跟进问题吗？抱歉，在我们继续下一个之前。我很快。在我们谈论多样性时，性别多样性是我最看重的，只是因为个人认为它不是 IPC 的问题。但我应该指出，这个问题也提到了观点多样性，我们来自哪里，缔约方利益与非缔约方利益之间是否存在不平衡，那是在你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时董事会要考虑的重要事情。

格雷格·沙坦：接下来有请阿莎、布鲁斯和维姬。

阿莎·合美嘉妮：谢谢，格雷格。首先，基兰，感谢您的问题。像您一样，我也非常支持性别平衡。正确的词是“性别平衡”，因为差不多 50% 的人类是女性。针对您有关我们如何改进的问题，我想回到史蒂夫所说的。如果您能够告诉我们应该改进的具体方

面，那可能会很有用。我们有很多统计数据已经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关于出席会议的人、每个 SO 和 AC 在地理平衡和性别平衡方面的组成，我们已经有统计数据。我的同事提到，我们有一个多样化分组，他们可能会因你们提供的意见而受益。所以真正有用的是我们获得你们的具体意见。

就董事会而言，我们的性别比例不是 50/50，但那比我见过的大多数董事会要好。我希望看到社群中有更好的性别平衡，目前我还没看到。我也想看社群中有更好的地理平衡，这是我之前向企业社群提出有关其外展活动和参与的问题的原因，以便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加入社群，从而实现更好的地理平衡。

我希望的仅仅是与你们继续该讨论。谢谢。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当然。谢谢。

我想指出对我来说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我知道性别是一种平衡，我也知道性别不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我们不会获得 50/50 的性别平衡，因为性别不是这样划分的。

我也知道我们不能强加 — 董事会 — 抱歉，我们 — 我不是董事会成员。抱歉。抱歉。

[笑声]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但是。不。我是开玩笑的。我知道董事会不会强加性别多样性，但我希望董事会可以在其人员组成上做个好榜样，我知道董事会有女性成员，这比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董事会要好，特别是在技术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我很高兴听到在进行多样性方面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

格雷格·沙坦： 布鲁斯？

布鲁斯·托金： 好的。快速回复一下关于董事会的问题。董事会不会任命董事会成员。由你们任命，你们任命董事会的成员。一般而言，董事会考虑的其中一件事是董事会或组织对此可以做什么。我们不能任命董事会。董事会是由社群任命的。我们可以做的是考虑外展，尝试通过该方法增加多样性，鼓励人们加入 ICANN，所以我认为董事会考虑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位于世界不同地方的合作团队的目标策略。我没有听到几个人指出，但可以考虑地理多样性，是否有足够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自愿加入 ICANN。可以考虑性别，是否有足够的性别混合。还有技术，如露丝薇斯所说，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律师、工程师、政客。然后是观点。我猜你们所说的是你们想要确保有足够来自企业用户社群的人加入 ICANN，而不只是来自公民社会的人。

如果你们能够就合作中心可以做的事给出一些意见，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用，因为目前我们的重点之一是怎样才能最好地使

用合作办事处，因为它们遍布全球各地，那实际上是董事会在最近几次研讨会中考虑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最近的重点可能更侧重于政府关系，尝试让更多政府参与 GAC，我认为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是说现在的 GAC 比我最初加入 ICANN 时要大很多。但是，或许这些高级职员有一些新的目标，该社群对哪些目标可能有用也有一些意见。

格雷戈里·沙坦

(GREGORY SHATAN):

谢谢你，布鲁斯。由于时间关系,维姬已就坐。我们只有几个问题要回答了,保罗将回答你们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来自 IPC，担任 GNSO 理事。

第一个问题，关于完成移交工作，我们、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必须做什么？我快速回答一下。答案是：可预见性。工作阶段 1 提出的问责机制很详细，关于说服企业社群支持 IANA 协议到期的观点，在说服的过程中提及工作阶段 1 的详情，如果能尽可能密切地跟踪，将会提供人们期望的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同事期望的一些可预见性。

在推出新通用顶级域项目期间 ICANN 的声誉遭受打击，很多事发生了改变，这个开始了，那个也开始了，而实施过程中的其他事情根本不可预见，并且给流程增加了很多时间和成本，

我们希望随着工作阶段 1 工作的实施，相关工作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完成。

“可预见”这个词我们已经使用四五次了，希望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预见性。谢谢。

格雷戈里·沙坦：

谢林 (Cherine)?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谢。谢谢你，保罗。我们同意，我认为不仅仅的可预见性，而且所有这些新的章程、所有改变和新的权力都必须与社群合作实施。

接下来几年内，我们将学会如何与他们共存，我们非常有决心能够做到。有时候人们有点不同意我们实施某件事的方式，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合作的方式来做，以便可以提高社群对董事会的信任。

我们完全致力于可预见性以及合作的实施方式。

格雷戈里·沙坦： 谢谢你，谢林。

关于你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非常具有包容性，但出于对 ISPCP 同事和时间的尊重，我们会将回答发送给你们。谢谢。

我们是不是还有两分钟？我的时间不同。抱歉。好吧，基兰，现在您只好站起来说明一下了。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要这两分钟时间。

格雷格·沙坦： 你开始吧。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抱歉。我很快。降低机构信任和信心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虽然 ICANN 有最好的意图，但它不能有效地管理与商业合作伙伴（特别是 GNSO 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合同关系。这些合同起初需要坚定地制定，一旦签订必须由所有缔约方严格执行和理解。

我们依赖 ICANN 员工和董事会来确保实施保护 IP 和消费者的合同条款。但是，对这些合同进行的超技术解释经常对 IP 最终用户不利，而 ICANN 员工声称他们权力有限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合同没有从整体上以商业上合理并使支持协议的潜在政策（如 RPM、WHOIS 等）生效的方式进行解释。我们需要一

致性、可预见性、透明度和可靠性，以及该组织最高层对逐渐灌输合规和合同问责制文化的承诺，而这一文化将建立机构对组织的信心。

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来自 ICANN 员工方面的透明度（特别是合规方面）导致无法理解这些合同。我们对条款（如 RRA 第 3.18 条、WHOIS 准确度规格和规范 11）的理解与 ICANN 董事会和组织对这些条款的解释之间显然是脱节的，这就导致了混淆和挫败并磨灭了我们 ICANN 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的信任。

我们期待你们对此做出回应。

格雷戈里·沙坦：

谢谢你，基兰。

董事会有人要回复吗，还是我们在会后再讨论？

托尼 (Tony)，轮到你们了。

托尼·赫尔姆斯

(TONY HOLMES)：

好的。谢谢，格雷格。你们看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现在有多顽强。我们坚持到了最后一秒。

[笑声]

ISPCP 有四个人参加今天的会议。快速地回复一下董事会的问题，我们很高兴在以后跟进任何细节，但在我们考虑这些问题

时，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完成移交工作的，我们认为答案几乎在第二个问题中。

基本上是关于建立信任和信心。为此，必须正确地判断是否有所改善，归根到底是具有衡量标准来帮助确定哪些是现成可用的。

所以需要有适当的数据，这一个方面其他人已经谈到了，我们肯定会重复我们的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伙伴的一些观点。

我们也认为，合规水平必须始终满足那方面的未来需求。

但此时我真正想要做的是继续讨论近期几乎已经在 ISPCP 内部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并借此机会向董事会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涉及后续轮次的 gTLD，接下来我们想谈论会议策略和会议安排。

但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把发言权交给托尼·哈里斯 (Tony Harris)，他将带领 ISPCP 完成该项目。托尼？

托尼·哈里斯：

谢谢，托尼。是的。我想提到史蒂夫·克罗克的一封信，标注的时间是在四月初，问题是“确定应该在实施新的申请流程之前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想我们可以强调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普遍接受性问题，这个问题正由普遍接受性策略小组处理，我认为给他们处理这个特别严重的问题的时间越多，对最终出现的新申请人就越好。

第二个关键问题 — 我想说我并不是要抱怨什么，但我们只是在观察 — 与进入市场有关，特别是新通用顶级域的推出与注册服务机构的活动或互动产生了冲突。

我们必须考虑注册服务机构行业有四个领导者。这四个领导者占市场份额的 53.6%。我将指出它们的名称。它们是 GoDaddy、eNOM、Tucows 和 Network Solutions。如果不让它们运营新通用顶级域，该新通用顶级域将不包含在市场份额内。

拉丁美洲的情况就更糟糕。在拉丁美洲，近期发布以征询公众意见的 LAC DNS 研究是一项很棒的研究。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那么应该看一下。它强调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所面临的发展挑战，比如说该地区的注册服务机构市场还有新通用顶级域的采纳。

很简单。在拉丁美洲，由于没有注册服务机构 — 目前可能有两个在运营新通用顶级域 — 主要的因素是分销商。当然，分销商是托管公司、网站开发商和 ISP。作为分销商，他们全都依靠着我刚刚提到的这四个公司。对我们而言，比如，我是 .LAT 的注册管理机构和 ISP，我们随时准备重新推出我们的

域名，因为在最初推出时我们并不是那么成功，这意味着要在广告宣传和营销方面花费一大笔投资。

我们可以这样做，但问题是在我们所在的地区，销售域名的公司大多数都是分销商。90% 都是分销商。由于它们拥有的帐户取决于不运营域名的这四个公司，它们有礼貌地告诉我们遭受了损失，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提高我们的新通用顶级域的销售业绩。

那可能是一个例子。

长话短说，因为我们选区还有其他问题要提出，最后我想说注册服务机构显然是任何注册管理机构的强制销售渠道。那在申请人指导手册中做出了规定。但它们没有义务运营新通用顶级域。所以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平等。

我前面说过，这不是投诉而是意见，我认为这是在开始新一轮次的申请之前应该考虑的关键问题，因为新申请人将会遭遇相同的问题。谢谢。

托尼·赫尔姆斯：

好的，有请。请讲。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托尼。我只想问一下托尼，感谢您的意见，董事会的问题是什么？我明白您认为它是应该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您想让我们考虑什么？或者您想让我们做什么？谢谢。

托尼·哈里斯： 基本上，在考虑即将到来的新轮次时，我们有一个新的指导手册，问题是进入市场是如何设计的，换句话说，是如何考虑注册服务机构的当前结构的，因为对于新申请人来说没有保护措施。

我前面说过，我们必须请求它们来销售我们的 gTLD，但它们可能会说“我们不感兴趣”。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怎么办？

我认为，销售媒介的构成方式需要重新审核。就是这样。或许有一些其他的替代选择。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你的提议。作为跟进，您所在的小组是否可以为收集有关新通用顶级域流程的意见的社群流程提供反馈？

托尼·哈里斯： 当然。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出力。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

托尼·赫尔姆斯： 谢谢。我想请马克 (Mark) 也加入该讨论。

马克？

马克·麦克法登

(MARK McFADDEN)：

谢谢。我是马克·麦克法登，来自 ISPCP。就随后轮次的新通用顶级域而言，ISP 考虑的其中一件事是有很多工作都配备了齐全的人员、获得了良好支持并经过精心组织，那是在为新一轮次的 gTLD 做准备，我将举几个例子。

员工在考虑需要对申请人指导手册、支持流程和相关政策做出什么改动（如有）。我们刚刚开放了公共评议期，或就有关经济影响的第2阶段报告征集了公众意见。员工也在考虑竞争问题。

ISP 社群认为有一类问题尚未全面解决，如果我突然变成加利福尼亚州人，为了随后轮次的新 gTLD，需要解决这一类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托尼提到了一个 — 普遍接受性，但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是在技术社群、政策社群还是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生态系统中，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想在解决用户接受性问题之前开始随后轮次的新 TLD。因为，我们会使希望在随后轮次中提出申请的人经历申请人在第一轮次、当前轮次或刚刚结束的轮次中所经历的相同问题。

我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普遍接受性问题，我毫不怀疑董事会会这样做。但我举出的这一类技术问题，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与其他一些解决了的问题一起解决。另一个例子是 ICANN 与 IETF 之间的关系破裂，由于新 gTLD 轮次而出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让两个组织就由谁负责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有效机制以及在根中保留名称的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学问题，因为我们偶然发现特定名称的根中存在字符争用问题。实际上，ICANN 就此主题委托进行了一项长达数年的研究。

我们也知道 RSSAC 同事发布了报告，有趣的是，报告称只要按与第一轮次相同的方式进行，随后轮次的新 gTLD 将不会有问题。我们按与第一轮次的相同方式进行的可能性跟我星期二被选为美国总统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发言人（姓名不详）： （关掉麦克风）。

马克·麦克法登： 顺便提一下，我是马克·麦克法登。

但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开始发现有人讨论竞争性名称解析系统。我们需要防患于未然。如果我们相信“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一个名称解析系统，而这个系统实际上要刚好符合要求、在全球分布、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并且具有有意义的治理机制和一些技术庄严。

简而言之，我认为 ISP 社群希望看到的其中一件事是在第一轮次 gTLD 后出现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一篮子技术问题，如果你们愿意那样说的话）被一起处理并在随后轮次即将开始之前得到解决。

ISP 已经报告董事会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认为所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完成，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 — 重新制定 AGB、检查流程和政策、第 2 阶段经济研究等等 — 所有这些工作都应在董事会投入随后轮次以及致力于随后轮次的大纲之前完成。

史蒂夫，我的问题是我们认为董事会应采取措施收集第一轮次出现的技术问题，并以全面的方式解决。我们认为，这对于 SSAC 来说不是一个机会，这是支持 ICANN 新举措的一个非常特定的活动。SSAC 会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但我们认为董事会应承诺以全面、具体以及处理竞争、经济学、政策和流程等问题的方式一起解决这些技术问题。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我听到了两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我希望我没有漏掉其他问题。一是保留名称，另一个是普遍接受性。关于普遍接受性我们在其他场合已经听到了很多，我认为它已产生影响，我们需要考虑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实际上，让我稍微偏离主题，做个类比。我们无能为力，整个项目都不由我们直接控制，建立网站的人可能列出了他们认为的顶级域等。我们需要一些外展项目或者类似的项目。

相反，早先提出的问题是推出新通用顶级域当然很好，但如果注册服务机构不将它们加入其目录，则会有大麻烦。所以问题是：对注册服务机构的强制作用或激励是什么？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关于保留名称，现在并不是详细讨论它的适当时间和场合。但在那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我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是将 IETF 和 ICANN 同事聚在一起的问题。关于其流程，IETF 内部也存在很多争论或意见分歧。设想一下进行某种调解，即使你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你说做 IETF 说的任何事，但你仍然无法得到答案。我想他们会反对你提出的有关应该有一个名称解析系统的主张。事实上，一方面他们会指向 Facebook，另一方面他们会指向 Onion。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复杂。

但无论如何问题获得了关注。坐在中间的苏珊·沃尔夫 (Suzanne Woolf) 是 IETF 中 DNS 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她设法在几天后逃离我们的控制。我不认为是失去控制，是完全不受控制。她就在中间的某个地方。但我赞同你的看法，这当然是在进行下一步之前应该解决的其中一个方面。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抱歉。我想回到托尼关于进入分配系统的意见上。我很难想象 ICANN 会走到我们有权制定必须执行的规则的地步。

但有一件事一直让我烦恼，那就是我们对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进行上下游融合的方式。在我看来，我们说过可以进

行上下游融合但事实上却不是，你们必须做各种复杂的事。从反垄断竞争理论来看，它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那是解决分配链问题的方式吗？换句话说，你可以完全融合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自行分配名称，而不依赖在 GoDaddy 或 eNOM 获得的货架空间。

托尼·哈里斯：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用。老实说我不认为它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已经有了依赖主要参与者的巨大分销商链。如果主要参与者不运营你的 TLD，所有这些分销商将不会销售你的域名，因为它们不负责处理域名。

我不认为你可以强迫它们，它们是私营公司，可以说我们必须运营 TLD。

但如果你有一个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公司，比如市场份额为 31% 的知名公司，可以说作为占优势的参与者，你至少应该在你的目录中包括 TLD。你不需要对它们进行宣传。你不需要将钱花在营销上，但至少应该将它们包含在你的目录中。

托尼·赫尔姆斯：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简短的回答是它不会使一切结束。它可能会有用，但肯定不会结束很多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非常迅速地转到托尼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上。

布鲁斯·托金： 托尼，我不介意评论马克的意见，因为我想试着理解它。你提到了与普遍接受性有关的技术问题。就技术问题而言，我认为目前我们实际上在讨论使用软件读取输入到网站上的字符的数百万个最终用户系统。我不敢确定某件事总是能够获得普遍接受性。你们要尝试的是提高认识，并在一段时间后有所改善。

如果我们使用你们的论据，似乎我们应该停止发布第 6 版互联网协议地址，因为有些网络设备不支持它们。然而，第 6 版互联网协议也有它的优势。我们鼓励人们实施它，然后它发挥作用了。但第 6 版互联网协议肯定不是现今的每个网络都支持的。我们来看一下软件层面的其他例子，当桌面出版公司引入一种新字体时，它不会显示在所有设备上。或者看一下与文本消息有关的表情符号。拥有现代智能手机的人现在使用表情符号来表达情绪。但如果你的手机较老，表情符号就不会显示。它绝不可能显示在较老的手机上。所以我不认为你们可以使用在我们发布新的东西并且到处都可以使用之前停止向前迈进的论据。我不认为那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一定是一个认识问题。它是关于我们如何让人们知道是谁编写新软件以及新软件应该适当地处理这些新的名称类型的问题。

马克·麦克法登： 我很快就说完，布鲁斯，谢谢。我有点不同意 IPv4/IPv6 的例子，因为在新通用顶级域项目之前并不缺乏名称，显然没有 IPv4 地址留待分发。情况似乎截然不同。

我想尝试代表选区回复史蒂夫的信，因为他在寻找门控因素。对于随后轮次，作为门控因素董事会应该考虑什么？我要向董事会提出的 — 或者说选区真正想要向董事会提出的是，我们认为董事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但我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些技术问题，普遍接受性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对吗？我们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以与组织相同层面问题的相同方式得到解决。

史蒂夫·克罗克： 简单说一下，我希望在 CCT 审核中有机会提到这些问题，因为那与消费者选择有关。我还没有很仔细地检查他们如何组织该审核。但概念上那可以是在审核中提出的其中一个方面。

托尼·赫尔姆斯： 好，谢谢。我和我的 CSG 同事将会挨骂，所以我会很快地说一下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在 ICANN57 上。完成了 57 次准备工作后，你们可能认为组织会议很容易。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发现，安排这次会议所需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这部分归咎于我们更改了会议模式，这是新模式下的第一个较长的会议。

我们很多人也预测，它与先前的会议差不多，持续时间相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采用全新的模式。我们收到了选区会议和利益相关方团体会议的区块时间表。

事实证明区块时间表很难制定，因为我们有很多相关的冲突问题。例如，ISP，我们需要时间来与 CEO、ALAC、缔约方机构、非缔约方机构召开会议，以及在 CSG 和选区内进行讨论。这其中总是有不确定的部分。改变一部分就会影响所有其他部分。即使在我们到这儿来时，我们发现仍然还有不确定的部分。

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在批评。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会议团队所做的辛苦工作，我也知道向我们提供支持的秘书长所完成的出色工作。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但我们真的想要使这一切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为该流程提供一些确定性，因为在没有收到确定的时间表的情况下，要让来自企业的人投入两周时间外出来到 ICANN 是很难的。理论上，需要更快地完成。

我们想要提议的是，如果我们可以将经常召开的一些真正意义上的 ICANN 核心企业会议纳入时间表然后进行变通以填补我们需要的其他空档，接下来可能会非常有用。为此，为了从实际上帮助满足以简单的方式填补空档的愿望，我们建议如果我们进行一番思考，在下一次会议之前成立一个委员会与会议团队和安排团队合作，每个 SO、AC 和选区都有一位代表作为联络人，那可能会非常有用。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组织内

或我们所在的组织部分中有些人的时间是与时间表冲突的。因此选出一位代表来密切合作并填写核心会议生硬的时间表。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托尼。我一切都明白，我知道存在一些挑战，尤其是时间安排不当，因为我们习惯于...

我知道正在进行一项审核。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和尼克·托马索 (Nick Tomasso) 在考虑所有这一切。我建议，如果你愿意，可以将你刚才建议的内容放在电子邮件中发送给我，之后我将联系莎莉和尼克，我们将进行讨论。

星期二的公共论坛期间有一次会议，我想是公共论坛的头 15 分钟，标题为“会议”。你也可以在麦克风前提出那个建议。可以吗？

托尼·赫尔姆斯：

这非常有帮助。谢谢。

本次会议的最后部分，一开始克里斯提到，我们将一起回到所有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都严肃关注的问题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不是提三次，而是一次提出。当然在座的各位来自所有三个选区。我将交给史蒂夫·戴尔边科来提出这个问题。

谢谢，史蒂夫。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托尼。

这是对董事会的提醒，这样在像移交这样的好事在企业社群中产生如此糟糕的情绪时你们才不会感到意外。关于履行新章程中的权利和职责，比如赋权社群、审核、CSC、PTI 和文件透露，新章程中规定了所有这些新权力，GNSO 中的企业社群如何行使这些权力。2014 年宣布移交后，企业社群有点接受了，社群接受了，并且又在伦敦会议上提了出来。大家都记得，在公共论坛期间，所有 AC 和 SO（包括所有 GNSO 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团体）都走到麦克风前说，等等。除非我们首先实施问责制流程，否则不得进行移交。问题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出现的。接着企业社群急速地开始确保工作阶段 1 全部都已完成。你们知道，在使美国国会通过移交的过程中，企业社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是指，跃然和拉里 (Larry) 在泰德·克鲁斯 (Ted Cruz) 的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了合法但极不合理的要求，贝基·伯尔、乔纳森·祖克 (JONATHAN ZUCK) 和我在同一专家组。

好消息是每个 AC 和 SO 都应该回去确定其将如何履行权力、权利和职责。

我将只集中于 GNSO。仅新章程中就有上百个地方提到这些新权力。“赋权社群”提到了 60 次，但有 40 次特别提到“GNSO”或“GNSO 理事会”。这两者是分开的。有一半的时间提到“GNSO”，一半的时间提到“理事会”。在工作阶段 1 的过去一年半时间中，所有 AC 和 SO 自始至终都只提到其通用名称，

即 GNSO。没有仔细地考虑它必须是委员会或者可能是 GNSO 工作组。

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 在 GNSO 解决如何处理这些新权利和职责时，让我们在 GNSO 中建立的各个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团体，让我们直接讨论 GNSO 想要如何行使权力来阻止某项预算、反对通过章程和罢免董事会成员。

但实际上，GNSO 理事会自行组建了一个起草小组，其报告必须由理事会批准。如果报告明天批准，理事会自然不再是代表 GNSO 说话的机构，这毫无意外。那有什么问题呢？理事会由 GNSO 组成。是的，但由于在八年前重组，理事会是一个分离的机构。所以委员会的一切事宜必须由这两大机构中每一个的至少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这就是这个起草小组停止提供建议的原因。我曾担任该起草小组的主席，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企业社群的担忧。但在计划和实施某个小组时，少数服从多数。

这个分离的机构结构意味着缔约方（例如）可以否决 GNSO 可能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的任何事 — 包括其余的所有 GNSO。其余所有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可能支持阻止缔约方的某个特定预算项目，因为分离的机构表决能够阻止它。

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章程更改可能就发生在接下来两个月，在员工审核后，他们必须提出具体的章程更改，赋予理事会权利就先前从未有过的权力行使分离机构表决权。章程更改将接受你们的审核并征询公众意见。

在提出具体更改时，我们希望你们准备好，从企业社群中获得大量公众意见和热情。我们希望你们知道，要对企业社群的担忧保持敏感。如果有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洗耳恭听。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我尽我所能非常认真地听了 — 谈的内容有点深。我想要梳理一下，无数次提到的章程是否在赋权社群、GNSO 和 GNSO 理事会等之间是分离的，起草时是否存在意想不到的错误，你们应该清理一下以便更加统一。并非如此。所以这些选择是特定的并已接受 — 不。

史蒂夫·戴尔边科： 选择是随意的。有时使用“理事会”，其他时候使用“GNSO”。法务部员工假定理事会代表 GNSO，但情况未必如此。

比如说是单纯的模糊不清。现在我想说，这由我们 GNSO 来决定。史蒂夫，我们做出决定的方式由理事会决定。如果理事会决定整个流程，那自然是理事会代表 GNSO。

史蒂夫·克罗克： 我仍然不明白问题是什么。这是不是 GNSO 内部的事 — 这是不是与我们曾经了解的有关 GNSO 的情况完全一致 —

[笑声]

发言人（姓名不详）：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 或者它是应该清理的含糊不清，董事会感受到了你们的问题。

[笑声]

克里斯·狄思潘： 为了清楚起见，我只有一个问题。史蒂夫，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它经过了 GNSO 内部的流程并获得了有效地批准，你想说的是一些人仍然无法接受，我们会听到相关的议论，你说的大体上是这个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

史蒂夫·梅塔利茨： 抱歉。我是史蒂夫·梅塔利茨。我可以从我所在选区的角度补充一下吗？我也是史蒂夫担任主席的起草小组的一名成员。这

是一个提醒。这会在你们身上。GNSO 理事会会说它想要章程中规定的其职权范围之外的这些新权力，那是意料中的事。所以想必会进行章程更改，它会以那种形式出现 — 我们知道当出现通过该流程提出的政策制定问题时，你们非常适当地说，如果要求在 GNSO 中达成共识并且他们遵循所有程序，我们可能会批准。这不是一个政策制定问题。它不是政策制定问题。在当前的章程下，它不应出现在 GNSO 理事会中，但它将以那样的方式出现。我们只是想提醒你们一下。请不要将它看做是你们应该在共识基础上遵从的政策制定建议，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如史蒂夫所说，实际上理事会对获得这些新权力的自身利益几乎使这成为定局。GNSO 理事会中的结构，即史蒂夫所指的两大机构结构是在八年前强加给我们的，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解决政策制定流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该结构是否适当我们改日再论。我们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但这不是此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问题是，该结构是否适合这些新权力与政策制定流程无关。

史蒂夫·克罗克： 为清楚起见，我是否听到你们说“章程更改”？

史蒂夫·梅塔利茨： 是的，我们假定将需要进行章程更改。

史蒂夫·克罗克： 如果要进行章程更改，那会触发一个重量级的流程。董事会是不会随便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常规章程还是基本章程并不重要，在我看来区别不大。全部都需要废弃并全面审查。

我想总体上评论一下。几百页的章程中包含一大堆的粗糙措辞和含糊不清，这并不奇怪。我仅代表我自己发言，这并不是官方立场，我满心期待这不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唯一清理流程。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其他章程更改，甚至包括董事会自身的更改，在清理过程中，将会消除整个社群中的总体不安 —

史蒂夫·戴尔边科： 史蒂夫，阐明一下，可能有几次清理，但不是一次。清理就是在大家都同意应该表达的意思与实际表达的意思不一致时，我们修改措辞。就是对应该表达的意思存在意见分歧。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我们全部接受。你们都说过，这是与有关 GNSO 如何组织的长期争论交织在一起的，必须在某个时候解决 —

克里斯·狄思潘： 为了绝对清晰，因为我想要确保我明白，我不会使用好的语言，但基本上你们所说的是，这些对政策制定没有价值，所以不应以那样的方式处理，因此我们可以拒绝，拒绝接受，不计后果（在我们拒绝政策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相同后果），大体上那就是你所说的。好的。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我们的时间到了，会议结束了，对吗？

托尼·赫尔姆斯：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时间。

史蒂夫·克罗克： 感谢大家。讨论很激烈。

[会议记录结束]